

後記

我的家鄉在湖南農村，小時候目睹了一些計劃生育粗暴執法的事例，對計劃生育產生過懷疑，但是當時認為國家的政策應該是經過充分論證的，應該是利大於弊的。由於幾十年的輿論灌輸，我1999年出國之前也認為國情不同，其他國家可以不實行計劃生育，但中國人喜歡生孩子，應該適當限制生育。出國之後，發現華人其實是最不願意生孩子的種族，美國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而我周圍的華人都只願意生育兩個或者一個孩子（並且年輕一代只願意生一個孩子的越來越多，有些連一個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個孩子的。感覺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誤區，中國單獨控制人口，實際上是為全世界作出犧牲（現在看來中國計劃生育其實對全世界都沒有好處）。後面看到美國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導致西班牙語的興起，而曾經輝煌的法語卻日漸沒落，感覺到人口是文明的載體。2000~2002年從人口與語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寫過一些短文，反思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張貼在網上，但沒有引起什麼關注，也沒有留下多少痕跡。2002年進入婦產科領域後，發現不育不孕是一個大問題，將成為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增加了十倍，在這麼高的不育不孕率之下，中國現行的、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根本沒有必要，從此開始系統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對此長期以來被要求「不爭論」，中國人口學研究長期為計劃生育服務。近幾年網絡掀

起激烈討論之後，計生委才改口說「學術無禁區，表達有紀律」，但是學者的研究是需要發表的（涉及到學者的晉昇、基金申請），如果不能表達，還怎麼研究？眾所周知，在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研究是有潛規則的。凡是計生部門委託的課題，未經計生部門批准，課題承擔者對研究結果必須嚴格保密，必須遵守「紀律」。有些「不聽話」的學者，隨時有可能被清除出局。這也是為什麼計生部門的人口專家一邊倒「支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很多學者（並不是全部學者）養成了「學術爬蚤心理」，自我設限，缺乏思想獨立，或主動或被動為現行政策辯護，常常異口同聲得出相同的結論（比如都認為中國的人口上限是16億，都認為現在中國有1.8的生育率）。這種現象在其他學科也很普遍，以至於決策層無法相信下屬的彙報，溫家寶總理都需要「繞道」才能獲取真實情況。從整體來說，中國人口學科是不盡責的，甚至可以說是助紂為虐；但從個體來說，還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學者，他們在中國人口學如此貧瘠的土地上開闢了一片綠洲，實屬不易，他們值得尊重和感謝！

各民族傳統的生育文化都是經過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來的。而工業革命打亂了傳統的經濟模式和家庭模式，動搖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歐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似乎都茫然失措。韓國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別比，但是生育率卻不斷下降，十幾年耗費鉅大的工程事實上卻造成上百萬人口的損失。由於理論上的缺陷，聯合國從來沒有準確預測過人口，除了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都沒能成功鼓勵生育。而美國的生育率能夠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還是因為近年傳統宗教信仰的回歸。可以說現代人口學理論還是在嬰兒階段，還無力指導政府建立起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的。而中國人口學科又是建立在馬爾薩斯和馬寅初錯誤理論的基礎上的。因此我並不想跟著別人的理論走。在一些專業人口學家的眼裡，我的觀點是異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我不是人口學科班出身，我不鑽進

計生委和一些人口學家的理論套路，反而更容易看出計劃生育政策的荒謬性。

我的興趣比較廣泛，小時候，我父親就罵我是「十不全」，什麼都懂一點，什麼都不精。但是人口的意義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我來自農村，經歷了中國從農業社會逐步工業化的過程；在中國各個階層都有親朋，現在每週都給國內親朋打電話，知道他們生育心理和扶養能力的轉變；博士畢業後我到工業化層次最高的美國工作數年，認識了來自多種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種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況，深刻體會到中華生育文化的衰敗。從中國到美國，我經歷了工業化的各個階段，而工業化過程恰恰是「生產力壓迫人口」的過程，是人類生育率降低的過程。由於研究領域與人類生育相關，掌握了一些人類生育生理和病理學知識。在明尼蘇達大學藥理系做博士後期間研究的是鴉片成癮機制，因為研究毒品，從而對毒品、性解放、同性戀等社會問題感興趣；這一年多時間在學術上沒有什麼成就，但是這段經歷對於後來研究美國生育文化轉型卻大有裨益。基於醫學專業背景，我採用了一些醫學思維方式研究人口問題：用人類發展指數「診斷」生育率；用「數據手術刀」一層一層解剖中國人口迷霧；將公認（「無菌」）數據（人口普查數據）與爭論（「污染」）數據（近年新增人口）隔離，「外科無菌操作」破解中國人口迷霧。根據全國多地家譜研究了易氏家族兩千多年的繁衍史，對人類繁衍史和中華生育文化有了比較感性的認識。馬爾薩斯32歲建立他的人口理論，但38歲結婚後卻「食言」而養育三個孩子；我開始研究人口問題的時候年齡與馬爾薩斯當年相仿，我以身作則，依照自己的理論而育有三個孩子，知道工業化社會普通家庭養育孩子的艱辛，切身體會到「生產力壓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養孩子的心理感受。雖然我的學術背景比較雜，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藥理、心理，以及人的歷史），不是研究昆蟲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Paul Ehrlich研究昆蟲），也不是研究導彈控制（宋健是將導彈控

制論應用為人口控制)。我的「十不全」的「人」的知識、「十不全」的經歷對研究人口來說應該算是比較「全面」的。

海涅說過：「我相信妨礙大多數德國學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論述宗教和哲學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缺乏才能。我相信他們不敢把自己思維的種種結果告訴人民，是由於他們對這些結果有所顧慮。至於我，卻是沒有這些顧慮的，因為我不是學者，我本身是人民。我不是學者，我並不在德國七百賢人的行列裡。我和廣大群眾站在他們的智慧寶庫門口，只要那裡走漏出任何一點真理，並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寫在紙上，然後交給排字工人；他把它用鉛字排出來交給印刷工人；印刷工人把它印出來，它就屬於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樣，我不是人口學家（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學者、非人口經濟學者、非人口社會學者、非環境專家」），我試圖用一種平民化的語言來構建一個平民人口理論。人口問題不像其他問題，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響他們的生育意願，理論才能有效。我在網絡上辛辛苦苦擺地攤多年，貼近生活，貼近老百姓。盡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論述人口問題，張貼到網上，以期雅俗共賞，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經有數千萬人次的網絡讀者。大眾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結果更加接近事實，我的預測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國家統計局、國家計生委、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家機構這幾年對中國人口的預測，都與事實相差甚遠）。

一些人口學家說人口問題一直存在爭論。但是面對這一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戰略決策失誤，他們的爭論卻只局限於幾個學者之間（似乎還只是爭論是否放開二胎），就像兩口子的私房話一樣，上不能影響決策，下不能引導民意，寶貴的時間就這麼白白流逝，而古代還有以死相爭的諫臣。辛棄疾感歎：「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一個再好的理論，如果不能擴大影響，還不如農民的種樹書有用。因此我利用一

切途徑宣傳我的觀點（有時借用「炒作」的標題）。作為一個民間人士，質疑的是基本國策，面對的是權力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在那裡專職造謠，並且掌握影響決策的渠道，其影響力遠非我們民間人士可比），沒有掌握主流媒體，只是在網絡論壇上擺地攤（還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幾句是沒有人關注的。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反對者不乏其人（我談不上先知先覺），出現了不少「超生游擊隊」（其中部分人以生命為代價）。但是全面而系統化地從理論角度反思中國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最開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對，現在網絡民意基本逆轉，已經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組成了不少「人口學網絡游擊隊」，網絡地攤已經變成連鎖店了。人口學的開明學者也認為我們在網上的宣傳給人口學討論帶來了一股春風，改變了人口學討論氣氛。

計生委對網絡反思計劃生育的觀點不但不主動吸納，反而利用自己的特權壓制網絡觀點，並對我進行報復。獨生子女總設計師宋健1980年預測中國在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中（21世紀初的20~30年）不用擔心老年化問題，但是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社會。明明預測是錯誤的，但是現在人口學界卻說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國的福音」，是「為富先老」。當初實行計劃生育是擔心人口過度增長，現在看來即便停止計劃生育都難以防止中國人口銳減，但是人口學界卻說就是要減少人口，要將中國人口減少到七億、五億、三億。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是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的，但是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華民族持續發展於不顧，他們將「計劃生育委員會」改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知道「計生委」是不能長期生存的，為自己留下「人口」後路），就是不願意調整人口政策。2004年成立國家人口戰略組，我曾經對這個戰略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計劃生育要適可而止」，並違心地「奉承」過戰略組領導，希望他們以此為臺階，主動提出人口政策調整建議，但是由於貪得無厭，這次戰略研究報告變成了

為計劃生育的辯護報告（其實非常拙劣），再次延誤人口政策調整時機。可以說計劃生育是始於草率，行於暴力，終於搪塞和掩飾。計劃生育是「空前」（徹底否定傳統生育文化）「絕後」（減少後代）。

有人說我的觀點太尖銳，讓人受不了。其實我向來與人為善，只是人命關天，人口問題事關國運，怎可漠視？每延誤一年，就多損失數百萬人命。要是我也畏畏縮縮，那麼也會形成「爬蚤」心理。我不敢保證我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但是主要觀點是經得住歷史的檢驗的。

雖然人口的正面意義遠遠大於負面意義，但是由於人口的負面影響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個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響卻是慢性的、間接的、宏觀的（人口不是靈丹妙藥，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只是經濟發展中很多必要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口學永遠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從夏商周時期到清朝初年中國人口一直波動在數千萬的水平，但是包括韓非子、徐光啟等「有識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在1800~1950年期間，其他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而中國人口的增長卻非常緩慢，僅僅是從四億增加到5.5億，佔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鐸、陶行知、馬寅初等知識精英還是認為中國人口太多。即便今後證明我的主要觀點都是正確的，相信仍然會有不少人反對我的觀點。

這幾年我把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註：工作時間還是盡責的），週末、節假日常常通宵達旦，對個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響，但是良心使我欲罷不能。我特別要感謝我太太對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個孩子）。不斷收到一些海外網友的郵件，他們在我的理論的影響下多生育了一兩個孩子（我周圍就有好些華人家庭和美國人家庭因為我的理論而多生育孩子），國內也有不少人因為我的理論而準備「超生」。看到網友發來的孩子可愛的相片，讓我感到我的理論還是有意義的，我犧牲了個人利益，但是換來了很多生命，並且這些生命將世代相傳。

以下是我關於人口問題的研究歷程。

由於討論計劃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國大陸論壇上出現，我最開始只能在海外論壇打游擊，遭到網友一面倒的反對，罵聲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華文庫，經過差不多一年時間的宣傳、辯論，海外論壇的輿論開始逆轉，2003年底文章被收入精華區（天下論壇精華區收錄我關於計劃生育的第一篇文章是2003年11月上貼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應適可而止〉，其實這篇文章早在此前幾個月就已經完成），萬維網的天下論壇和多維新聞網是我在海外宣傳的主要陣地。我關於計劃生育的文章「登陸」中國大陸的第一個網站是人民網強國論壇（強國論壇1999年剛建立的時候我就註冊了），我一直嘗試將反思計劃生育的文章發到強國論壇，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來，2003年中期強國論壇開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開始也是反對一片，但輿論逐漸逆轉，成為國內群眾基礎最好的論壇。2004年初在大陸的主陣地還是強國論壇，主要是宣傳我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應適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論壇開始轉載我在強國論壇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國家計生委的人口信息網上帖文章〔但是2005年之後人口信息網禁止我發文章，並在2006年後將過去的文章大多刪除，只在精華區保留了2004年5月15日上貼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應適可而止（修正稿）〉〕。

2004年7月完成〈不停止計劃生育，中國還在等什麼？〉（又名〈計劃生育何去何從，攸關中國持續發展〉）一文，這篇文章被海內外很多中文網站轉載（7月開始在新華網被討論數月，近兩萬點擊率），並被修改、濃縮後以〈計劃生育政策攸關中國持續發展〉（裡面有一處筆誤：將「生育率」說成「出生率」）為題發表在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2004年10月15日第118期）。該文算是一個里程碑，標誌著民間反思計劃生育思潮的興起。

2004年7月之後擴大在中國大陸網絡論壇的宣傳力度，2004年7月29日以「水寒」為筆名在中國法院網法治論壇註

冊，大多數文章被置頂推薦，得到廣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年8月4日以「中山水寒」為筆名在天涯註冊，討論比較激烈，最開始反對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刪，2006年之後情況才有改觀。

2004年8月28日網友幫我以「水寒中山王」為筆名在新華網發展論壇註冊（後面又註冊「中山水寒」），此後發展論壇成為主要宣傳和輻射陣地，多篇文章點擊率達到四五萬，有一篇文章點擊率達到15萬（在新華網很罕見）；但是在2006年11月30日中央召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會議之後，我的兩個筆名被封，2006年12月17日重新註冊「中山水寒」。

2004年10月1日以「中山水寒」為筆名在凱迪註冊，此後凱迪的貓眼看人論壇成為又一個主要宣傳和輻射陣地（還是有大量文章被刪），上10萬點擊率的有好幾篇，單篇文章最高點擊率近20萬。在貓眼看人論壇上與李小平教授進行了長期辯論。但是2006年6月凱迪封了我的ID，引起多位網友抗議，值班編輯解釋說：「與編輯無關，確實。」此後網友仍然偶爾可以轉發我的文章到凱迪。

2004年10月10日以「水寒」為筆名在中國改革論壇註冊，後並被邀請為網絡專家。

從點擊率角度看，網易效果最好，單篇文章點擊率超過130萬，點擊率上50萬的文章有好幾篇。

此外還在其他一些論壇註冊宣傳。

2004年9月12日接受新華社《瞭望東方週刊》上海站記者採訪，2004年10月19日接受《瞭望東方週刊》北京站記者採訪。但是該週刊最終沒有刊發我的文章。後面將〈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總結文章交給兩位記者，委託他們轉交有關部門。

2004年9月29日、10月3日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刊發我六篇文章，並將我列為特約研究員。仲大軍先生並將我的〈老有所養，誰來養？〉推薦發表在2004年11月1日

的《人民日報·中國經濟週刊》。該文被「網易財經」評為2004年11月份中國財經新聞“TOP-10”第八，光「網易財經」一個月瀏覽量就超過80萬。被各大門戶網站轉載。此后，大軍中心刊發了我幾十篇文章。

2004年10月24日受邀在人民網主持節目討論計劃生育政策。

2004年10月光明網《光明觀察》週刊開始發表我的文章，11月16日刊發我的9萬字的總結文章〈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後將題目改成〈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該文被廣為轉載（比如2004年11月22日的《中國報道》週刊全文轉載），並於2005年2月23日被「新華報業網」收錄為「精粹」。2004年11月16日「光明觀察」給我創立個人文集（「光明觀察」的文章本身點擊率並不高，但是由於「官方」性質，輻射性好），從此成為我的文章的主要輻射地，多篇文章被成千上萬網絡媒體（包括網易、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國際在線等官方媒體）和論壇轉載。可惜光明網服務器在2006年7月遭到損壞，「光明觀察」過去的文章無法恢復，8月份之後重新上載了部分老文章。

2004年11月27日收到中國人口學會會刊《人口研究》副主編來函，說是很多人告訴他關於我在網上刊發的文章，他對我的文章很感興趣，希望我將文章送交給他，他將在人口學界進行一些辯論。但是後面沒有反饋意見。

從2004年11月起，定期將我的文章送交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組。

2004年12月5日，在美華學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會成立會上，我報告了我的人口觀點，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官員聽取了我的彙報，並答應將我的九萬字的總結文章送交中國有關部門。

近年每年都與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繫，2005年委託全國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對計生委進行違憲審查的

建議。

美華學社首屆國際學術大會於2005年4月23~24日在芝加哥舉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為大會發來賀電，美國農業部華裔副部長Joseph Jen博士、1988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Leon M. Lederman博士、中國駐芝加哥副總領事等在會上發表了演說。我在會上介紹了我的觀點，很多教授對我的觀點感到shocked（震驚）。接受中國之星電視臺的採訪。中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一位成員出席了該次會議，聽取了我的介紹，並拿走了我的幻燈片。

2005年3月《解放日報》的《新聞晚報》刊發我的文章〈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中國的人口過多是個流傳很廣的謊言〉。

2006年10月河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的會刊《社會科學論壇》刊發我的文章〈中國：人口過多？人均資源不足？〉。

2006年底旅美科協的會刊《海外學人》分兩期刊發了我的兩篇人口數據分析文章。

2006年以來，先後接受《人民日報》《國際金融報》、《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北京晨報》、《新青年》、《權衡雜誌》等媒體的採訪。國家發改委的《改革內參》、國家稅務總局的《香港傳真》、北京大學的《研究報告》等幾家內參發表或連載我的文章。美國、英國、法國的一些媒體曾經要求採訪。

總體來說，中國民間論壇比較謹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我將文章先在「光明觀察」發表或者在強國論壇、發展論壇、法治論壇這些官方論壇貼出，將網站保存，轉貼到其他論壇，其他論壇看到是來自官方網站和論壇，也就能夠「網開一面」，網絡媒體慢慢被打開。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即便是網絡媒體有所鬆動，討論還是有底線的，但是這個底線需要人來突破。這幾年我們就是一再改變這個底線。我對「光明觀察」說，我憑良心寫作，您們根據規則決定是否放行。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觀察」刊發，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刪

除很多篇。我不能過於屈就於規則，不能過於「折衷」，否則就像主流人口學家一樣形成爬蚤心理，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觀點「中和」下，等於人口政策還得堅持不動搖。經過我們的堅持「脫敏」，2004年的禁忌話題，2006年變成了公開話題，宣傳空間被不斷拓寬。

中國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從地方媒體開始。但是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地方媒體還沒有這個膽量，只能是從上而下。南方報業集團以「敢言」而著稱，但是在計劃生育方面卻反而不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刊物。從媒體關於人口政策討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來看，近年中國網絡媒體能夠寬容反對計劃生育的觀點，主要是得益於決策層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由於發展思路的轉變，人口問題討論空間才得以放寬，才能在網絡媒體形成反思計劃生育的思潮。真理越辯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樣「不爭論」，少數幾位學者可以「挾國策以令全國」，那麼中國人口問題永遠是迷霧。

可以說沐浴了「以人為本」的春風和網絡的雨露，才有《大國空巢》的誕生。如果將《大國空巢》比作一棵樹的話，那麼2000~2002年算是準備土壤、萌芽階段，2003年是幼苗時期，2004年是開花、結果時期，2006年是收穫階段（書稿完成於2006年底，2007年只是進行一些校稿）。希望能夠突破阻力，盡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網友的鼓勵和支持。感謝王小強先生將我的多篇文章刊發在《香港傳真》上，並鼓勵、支持我將近幾年觀點系統化整理此書在大風出版社出版；感謝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的仲大軍先生多年的支持；感謝「光明觀察」傳播我的觀點。感謝茅于軾、血健軒轅（網名）、楊支柱（楊支柱先生1998年在其《計劃生育與法治》裡就認為強制計劃生育無法律依據）、梁中堂（梁中堂先生從1980年開始就反對宋健的獨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縣的「二胎」試點是中國計劃生育的一個孤島）、曹觀法、李寒秋等社會賢達人士的支持。感謝王鑫海、如風兩位網友幫忙校

稿，並提出很多修改意見。

尤其要感謝廣大網友的支持，由於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計劃生育才能形成思潮。其中何亞福先生 2004 年 9 月 19 日與我聯繫（他在 2003 年寫過〈中國人口的相對量在減少〉，與我算是殊途同歸），之後我們並肩作戰，活躍在各個網站，他用通俗、生動的語言寫了大量文章，破解人們在人口問題上的思想誤區。防風（黃華斌）分析人口數據，質疑計生委的生育率數據。王鑫海探討人口與環境的關係，並將有專著出版。舟木從資源角度、阿蚌從基層幹部的角度質疑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加拿大的張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論壇的支持者，給我提了很多建議。Henyananling 從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等多個角度質疑計劃生育。徐勝、自自強、水寒火熱、韋東生（嘉恆）、Kulturo、xiaoyu61611、杜楊、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莊）、wuyannian1、陳開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國鑫、漢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 等網友活躍在各網站，進行了大量的宣傳。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長嘯等大量北美網友除了對我表示支持、聲援外，有些還以身作則，響應我的理論多生育一兩個孩子。越來越多的人在反思計劃生育，活躍在各個網站，呼籲調整人口政策，如新華網：心軟、冇錢買錶、無棄人、劉老太爺、常山趙子龍之劍、家庭計劃、有點熱血、新華呢佳、看刀耕火種、人口如棋、whymay 等；法治論壇：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i、童光燦、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眾多網友；凱迪社區：愛看美女、murki、喧寂齋、llll8888001、西岸聽海、MATRIX、小米的步槍、國家棟樑、yidel、兩個小乖乖、駱駝祥子、陳劍平、鄭幼容、陳雨弘、蔡正強（浙江海寧）、徐曉黎、千里煙雲等；人民網：人口是最寶貴的資源、崔樹楨、徐二峨、艤洋、遠山飛雲等；中國改革論壇：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 等；天涯社區：fesel、快樂的聲音、孫聚民、LegendX、天為人綱、來往變常、adamwang2006、國人 002、重新來過不、阿飛和他的女人、

秋燕餌、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擴旺、隆後、fslzy、cpeiying、黎光壽、熊志明、高陽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我的ID、永興屯、無愁天子、我行我素、gavinchvris2004、華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磚、七下八上、佚名過客、簡單蟲子、gulumufox7、海角老狼、蝦之小者等；網易：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陳禎清、張玉武、楊汝輝、劉武平、ljuexing等；天益：我是天龍、韓定宏等。（註：排名不分先後。）

呼籲調整人口政策的網友和社會賢達很多，很多網友給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議，難以一一列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暫時也不便一一列舉），在此一併致謝！

孔子曰：「禮失求諸野。」現在中國的主流人口學家們基本上已經無「禮」可言，人口問題一團迷霧；國家不妨「求諸野」，聽聽我們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風蕭蕭兮易水寒，計劃生育一去不復返！

易富賢人口專欄、專題：

光明網「光明觀察」週刊易富賢文集：<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易富賢博客專欄：<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